萧源文集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第五卷 翻译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封面题字/刘白羽
责任编辑/陈朝华
封面设计/肖祖财

ISBN 7-5321-2973-X

9 787532 129737 >

定价：90.00元(共三卷)

黄源文集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第五卷

翻译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源文集,翻译卷/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5
ISBN 7-5321-2973-X
Ⅰ.黄… Ⅱ.上… Ⅲ.①黄源-文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Ⅳ.①I217.2②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2243 号

责任编辑:陈朝华
封面设计:肖祖财

黄源文集·翻译卷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2.75 插页 9 字数 1,259,000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1-2973-X/I·2281 定价:90.00 元(共三卷)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9178575

黄源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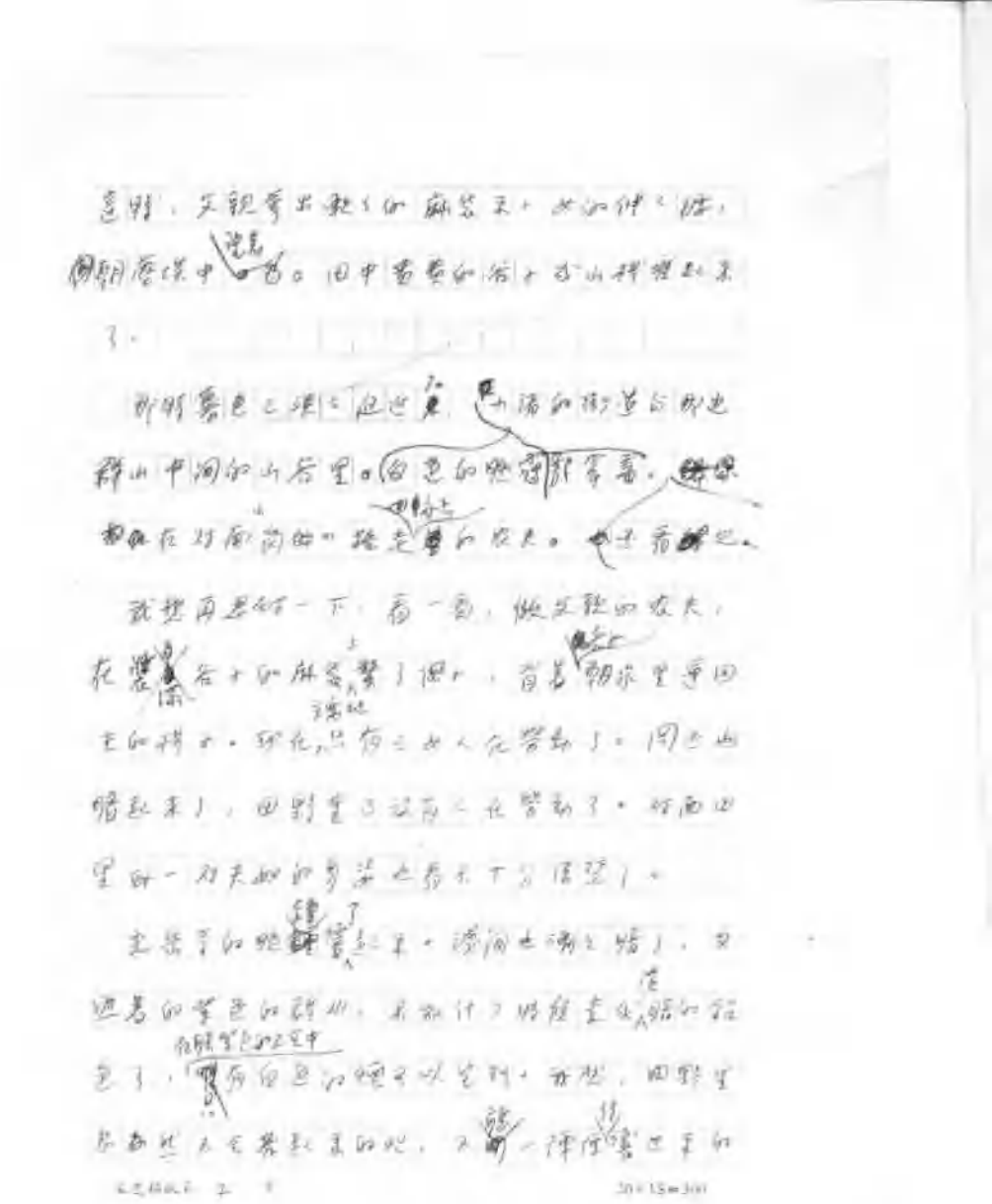
黄源（1906—2003），笔名河清、淦清等，1906年5月1日生于浙江海盐县，曾在嘉兴秀州中学、上虞白马湖中学、上海劳动大学就读，1929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在上海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出版了《屠格涅夫生平及其作品》、《日本现代小说译丛》、高尔基的《二人》等译作，1927年结识鲁迅，1933年任茅盾主持的大型进步刊物《文学》编辑，1934年起任鲁迅主持的《译文》杂志主编，1936年鲁迅逝世后，为鲁迅守灵治丧并为抬棺者之一，与萧军共同编辑《鲁迅先生纪念集》，1938年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日战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军部《抗敌》杂志文艺部主编、华中《新华日报》副总编、华中鲁艺教导主任、华中文协主席、浙东鲁迅学院院长等职务。

解放后，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省文联、省作协党组书记、省文联、省作协主席等职务，曾主持改编昆曲《十五贯》，受文化部奖励，被誉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著有《在鲁迅身边》、《忆念鲁迅先生》、《鲁迅书简追忆》及《黄源回忆录》等著作，晚年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浙江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94 年黄源重访上海南昌路旧居（原环龙路荪顺里），当年黄源在此编辑《译文》



黄源译日本作家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随笔》手迹

目　录

三人　〔俄〕高尔基（1）

千曲川新笔　〔日〕岛崎藤村（367）

序 …… （369）
一 …… （371）
学生的家 …… （371）
天牛幼虫 …… （373）
乌帽子山麓的牧场 …… （373）
二 …… （378）
青麦熟的时候 …… （378）
一群少年 …… （379）
麦田 …… （380）
古城的初夏 …… （381）
三 …… （387）
山庄 …… （387）
卖解毒药的女人 …… （390）
大傻瓜 …… （390）
祭节的前夜 …… （390）
十三日的祇园节 …… （391）
祭节之后 …… （394）
四 …… （395）

中棚 …… (395)
枹树的树荫 …… (398)
收获 …… (398)
巡礼之歌 …… (400)
五 …… (402)
小饭店 …… (402)
松林的深处 …… (403)
深山的灯影 …… (405)
山上的早饭 …… (408)
六 …… (410)
雪乡的圣诞节 …… (410)
长野气象所 …… (413)
铁路草 …… (414)
屠牛之一 …… (414)
屠牛之二 …… (416)
屠牛之三 …… (417)
屠牛之四 …… (418)
七 …… (421)
沉着千曲川 …… (421)
川船 …… (423)
雪的海 …… (424)
爱的表记 …… (425)
到山上去 …… (425)
八 …… (427)
住在山上的人们之一 …… (427)
住在山上的人们之二 …… (428)
住在山上的人们之三 …… (430)
柳田茂十郎 …… (43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佃户的家 …… (432)
九 …… (437)
路傍的杂草 …… (437)
学生之死 …… (439)
暖雨 …… (440)
北山的狼及其他 …… (440)
鞠躬赔罪 …… (441)
春的先驱 …… (442)
星 …… (443)
第一朵花 …… (443)
山上的春天 …… (443)

散篇

又一次 …… 〔英〕高尔斯华绥 (447)
犹太人 …… 〔俄〕屠格涅夫 (455)
一个自暴自弃的人 …… 〔俄〕屠格涅夫 (476)
处女地 …… 〔俄〕屠格涅夫 (500)
等待渡船 …… 〔俄〕高尔基 (508)
屠格涅夫未发表的散文诗 …… 〔俄〕屠格涅夫 (524)
暗杀者 …… 〔美〕汉敏威 (534)
燧石里的火 …… 〔美〕华脱怀特 (546)
新路 …… 〔美〕赛珍珠 (553)
文艺家的生活态度 …… 〔日〕长谷川如是闲 (567)
王帝和女孩 …… 〔爱尔兰〕萧伯纳 (575)
人间 …… 〔俄〕高尔基 (586)

编选说明 …… (640)

三　人*

〔俄〕高尔基 著

* 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8月第1版，1943年7月广西桂林文学出版社再版。此次收入文集，采用的是广西桂林文学版。

一

在凯静兹那一带森林中，散散落落的有许多荒坟，墓中腐烂着一些拥护古信仰者的遗骸。其中有一个名叫安谛波的，至今还有好些关于他的故事，流传在凯静兹的村落中。

安谛波·勒纳夫原是个贪婪的富农，他一心享受了五十年的世俗的欢乐之后，便陷入深思，变得非常的忧悒，以致终于弃了家庭，退隐到林中。他在一个深谷的边缘亲自筑了一间茅屋，在那里住了八年工夫；一年四季，无论什么人，不管是亲族或是朋友，一个也不准跑去探望他。有时有人在林中迷了路，偶然闯到安谛波的屋边，便看见他跪在门槛上祷告着。他因为禁食祷告，身体变得又瘦又弱，而且披散了头发，活像一只野兽——那样子看来非常可怕。他随便看见什么人就起膝站了起来，默默地对来人深深地行个礼。假如你问他林中的出路，他便一声不响地用手指指方向，再深深地行个礼然后回进茅屋，随手带上了门。在这八年间，曾经有许多人遇见他，却没有一个人听到过他的声音。他的妻子儿子不时去探望他，给他带些吃的穿的去。可是他对他们，也只是默然深深地行个礼，在整个的忏悔期间，他始终没有对他们说过一句话。

有一年，政府下令要把所有的隐庐统统拆去；安谛波就在那一年死的。事情是这样的——

警察署长领着部下到安谛波的茅屋来的时候，他们看见安谛波正跪在茅屋中央在默祷。

"哙！你这家伙！"署长大声喝道，"走出去！咱们是来拆你的窠的！"可是安谛波不理他。署长嚷了又嚷，那老头儿却始终没有回答他一声。于是署长便吩咐部下，叫他们扭住安谛波的头发拖他到茅屋外边去；但是他的部下一看老头儿依旧在虔诚地祷告，一点儿也不注意他们，便为他的信仰所惊服，都没有听从长官的命令。于是不得已警察署长只好吩咐部下先拆下茅屋，他们这才默

默地动手去掀屋顶，但是很小心地，深怕伤害了那老头儿似的。

斧斫在安谛波头顶捶击，木片击碎了，落到地上，砰彭的响声在林中起着回响，惊动了茅屋四周的飞鸟，树上的叶子也战兢兢地打着抖索。可是那老头儿却依旧若无其事地祷告着。他们已在动手拆柱子了，但是那隐者仍然是一动不动地跪着。直到最后的几根柱子倒了，署长赶上去扭住他的头发，这时候，安谛波才抬头望着天空，向神啜嘴着：

"大慈大悲的主，饶恕他们吧！"说完往后倒下去，便死了。

这事情发生的时候，安谛波的大儿子约谷是二十三岁；小儿子但伦斯是十八岁。约谷外貌极美，体力也很好，孩提时，就被村里的人取了个"蛮胚约谷"的诨名，待到他父亲死时，他已是本地方最放荡最会闹乱子的家伙了。无论是他的母亲、村长、邻舍，谁都见他叫怨；他们缚住他，监禁他，用赤扬条鞭挞他，但是这一切都不能矫正约谷的野性。而他呢，也觉得愈益难以居留在本村的迷信者之间了；他们都安静得像鼹鼠似的坚守着古旧的信仰，厌恶一切革新的事。约谷却抽烟喝酒，穿德国式的服装，从来不参加祷告和集会，有时村里的一些正经人常常劝戒他，他往往冷笑一声答道：

"再等一下吧，可敬的老伯伯，万事都一定有一个满盈。等我的罪孽犯到了头，我自会忏悔的。但是现在——却未免太早了。你们不必提起我的父亲——他犯了五十年的罪恶，只忏悔了八年！我的罪恶还不过像新雏的羽毛，且等罪恶长满到像乌鸦的羽毛一样了，那才是该忏悔的时候。"

村里的人往往称他为"邪教徒"，他们是那么地恨他又怕他。约谷在他父亲死后两年光景，便结了婚。他在放浪生活中，把他父亲刻苦了三十年而积蓄下来遗留给他的钱统波花光了，所以在本村是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后来他在远村里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孤女做妻子，把父亲的蜂房和两匹马卖了充结婚的费用。他的弟弟但伦斯是个驼背，胳膊长长的，他胆怯寡言，从来不

和阿哥起冲突的；他的母亲害着病，躺在暖炕上，常常用不吉的嘶嘎的声气嘱着：

“你该死的，为你后世修修，忏悔吧！”

“不要耽心，妈妈！”约谷往往这么回答她，“爸爸会在上帝面前替我说好话的。”

约谷和他的妻子安安稳稳住了一年光景；他甚至还做了点事情，但不久就抛弃了，又过起放浪生活来。有时一连离家几个月，回来时精疲力尽，衣衫褴褛，饿着肚子。过后约谷的母亲死了；在母亲殡葬时，他喝醉了酒，他把不共戴天之仇的村长打伤了，因此便下了狱。释放之后，他光着头再出现在村里的时候，性情比先前更阴险凶恶了。村里的人更加候恨他，甚至牵连到他的家族，尤其是对那素不干犯人的驼背但伦斯，他从小便是给全村孩子们开玩笑的。约谷被叫做“犯人”，“杀胚”，而但伦斯则被用“精怪”“妖巫”这类形容词来辱骂。但伦斯受着这种嘲骂侮辱，一声不响就算了，可是约谷却公然恫吓他们：“好！等着吧！看我怎么对付你们！”

约谷四十岁那年，村中失着了火，他因为有纵火的嫌疑，便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约谷把自己的妻儿丢在但伦斯肩上，他的妻，在火烧时发了疯，一个十岁的儿子伊利亚，是个身体强壮，头发乌黑，少年老成的孩子。这孩子一到街上，别的小孩子都来追赶他，投他石子，而成人们便这样说：

“喔，你这小鬼！孽种！不得好死的！”

但伦斯不能做吃重的工作，他本来是个小贩，卖些油、棉花、针线和各种杂货；但是那次火灾，蔓延到半个村庄，毁坏了他们的小屋和他所有的货物；所以他在事后检点一下，他全部的家私已只剩一匹马，和四十三个卢布了。但伦斯看到这般情景，知道再也不能在村里住下去了；于是把候子委托给一个穷苦的婆子，讲定每月给

她五十个戈比，自己买了一辆旧马车，把侄儿放在车上，决心到附近的城市去；他想到那里去找一个远亲潘屈罗哈·菲利蒙诺夫，是一个饭店的堂倌头，他可以帮助但伦斯的。

但伦斯像窃贼似的，在夜间偷偷地离开了故乡。他默默地驾着车去，一对乌黑的大眼睛，不时地回头去看。马儿踱步似的走去，车子却颠簸得厉害，伊利亚埋身在干草堆中，一会儿就沉入孩子特有的熟睡中了。到了夜半，一个狼嗥似的阴惨奇怪的声音把他惊醒过来。那晚夜色净明；马车歇在林边，马儿在近处吃着沾露的青草。一株高大的松树，树巅已经断去，远远的矗立在田野间。它离群孤立，好像从林中屏弃出来的一般。那孩子张着锐利的眼睛，局促不安地向四周望望，寻找他的叔叔。在深夜静寂中可以清晰地听到马蹄踏到地上的迟钝的声音，和马儿沉重的鼻息，还有那使伊利亚听了害怕的凄惨震颤的怪声。

“叔叔！”他轻声叫着。

“唔？”但伦斯急忙答应他，那嗥声突然停止了。

“你在哪儿？”

“在这儿，不要怕，睡吧！”

伊利亚看出他叔叔坐在树林边的一个小丘上，在黑暗中望去，他煞似一个截断的树桩。

“我怕。”孩子说。

“唔，什么事？有什么可怕？这里只有我和你两个。”

“有人在喊啊！”

“是你做梦吧，”驼背镇静地说着。

“但真的有人在喊呢！”

“唔，那是狼嗥——很远的；睡吧！”

但是伊利亚再也睡不着了。他觉得四周沉静得可怕，并且那凄惨的呼声，依旧在耳边响着。他仔细朝四周一看，见他叔叔正对着远远的林中山巅那面凝望，山顶上筑着一座有五个圆屋顶的白

色教堂，辉耀在一轮大的圆月底下。伊利亚知道那就是罗穆达诺维基教堂，离此两俄里，在他们这儿和教堂之间，靠近山谷那边的，便是他们的启典那村。

“我们没有走多少路哩，”他沉吟地说。

“什么？”叔叔问道。

“我说，我们还是继续前进的好，也许会有人从那里追来呢。”

伊利亚怀恨地向自己的村落点点头。

“好的，我们是要往前走的；等一等，”他叔叔嘴嗫着。

于是一切又静寂了。伊利亚缩拢了身子，斜倚在马车端头，向着他叔叔同一个方向望过去。在稠密幽暗的林中，村庄已看不见了，但是在伊利亚，他觉得村里的小屋和乡人，乡中心井边的那株老杨树，都历历如在目前，他仿佛看见他父亲被绳子绑在杨柳树下，穿着一件破衬衫；两手反叉在背后，挺出了裸露的胸膛，他的头，好像是连在那杨柳树干上似的。他像个死人，一动不动，两眼露出一种可怕的神色，盯着那班农民看，他们聚集在村长家宅的附近。他们人数很多，都是满脸杀气，大声辱骂他。孩子回想到这些，不禁悲从中来，喉咙也哽住了。四周的静寂无声和寒夜的冷气，使他几乎挤出声来；但是他不愿打扰他的叔叔，拼命遏止了呜咽，把可怜的小身体缩做一团。

突然，那凄惨的叫声透过那静寂的夜气又响起了。最初，听来像是一声沉重的叹息，呜咽一下却又变成一种哀痛的呻吟了：

“喔——喔——唷——喔——喔！”

孩子战兢兢地依然缩紧了身子，那声音却在四周颤动，愈来愈高，愈来愈响了。

“叔叔，是你在喊么？”伊利亚叫了起来。

但伦斯不回答，也不动。孩子便跳下车来奔到叔叔身边，倒在他的脚边，握住他的一只腿哭了起来。他在自己的呜咽声中听到叔叔的声音在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